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第十七回 轉後洞折磨甚 訴前言贖取情深

次朝早起，匈奴調三緘曰：「爾宜飽餐，此去易羊途程甚遠。」三緘諾，將蕎餅食餘，又予二三，以為路饑之食。三緘接手，遂偕匈奴行。上得秦嶺，俯視南關，霧鎖煙迷，絲毫不見。由嶺赴下，嶺盡而深壑生焉。壑中有溪，溪上樹木森森，周圍環繞，時而入於深遠，則異鳥爭鳴，時而轉至溪邊，則冷風刺骨。行約十餘里，始從一介然小徑，轉折而升。每上一層，皆石崖相接。有若佛像者，鬚眉酷肖；有若龍形獅形者，則鱗甲齒齒，踞舞如生。雕琢雖工，亦不過此。連上十餘層，突然峭壁如削，排列直下，莫知底止。峭壁之上，穴圓似鏡，常見野狐出入其中。徑盡壁頭，似乎無路，左旋右轉，又露山丫。梯而上之，丫中林木半不知名。曲折迴環，紆迴直上，不時附葛，不時攀藤，弗識幾許途程，乃到山頂。其間土穴無算，概屬匈奴之黨，形貌醜惡，勝過秦嶺多矣。秦嶺匈奴到此，手指石磴，若欲暫為息肩。三緘坐，匈奴亦坐。坐至片刻，匈奴向前指之，三緘知囑以行，起身前去。

約過土穴數十餘處，到一所在，其穴更廣。秦嶺匈奴入一穴中，移時即出，隨出匈奴三四，與彼偕至，置囊於地，秦嶺匈奴攜三緘入囊而上提之。彼地匈奴挽其囊結，扛抬而去。行有半日，扛者息足，兩相談論，不知所說何詞，似又換一班匈奴，扛抬數里，始駐地解結，命三緘出，予以蕎羹一盞。三緘饑甚豪吞，匈奴拍掌哄堂。食畢，導至一小穴，內無別物，惟羊氈鋪地而已。是夕宿此。

天曉，匈奴授以竹杖，指一羊群，命彼牧之。三緘驅至前山，極目四顧，山尖似筍，更不辨東南，心知至此難歸，跌足捶胸，呼天大泣。孰知是地匈奴鬻得初來之人，偷窺形容；如其欣喜，以為心服，若見泣痕滿面，以為怨恨，收入土穴，將繩緊束，擊以皮鞭。當痛擊時，倘假作笑聲，遂解釋曰：「娃子服我矣。」否則一日三四擊，蕎羹亦不予焉。三緘弗知所尚，泣痕常露。匈奴不悅，束於土穴，累累鞭之。愈鞭愈帶泣容，匈奴斷其羹，不得食者三日，兼以重鞭相擊，饑痛交攻，曾不幾時而氣絕矣。

紫霞又命復禮子持丹入穴，予三緘飲。三緘蘇，睜目視曰：「爾傳兄耶？」復禮子曰：「然。」三緘曰：「此何地乎？」復禮子曰：「是地名『黑蠻山洞』，乃匈奴之國也。」三緘曰：「秦嶺匈奴胡為導我於此？」復禮子曰：「已將爾售之矣。」三緘曰：「秦嶺匈奴既售我於此，是地匈奴又胡無故而擊我？」復禮子曰：「爾來此境，常常泣乎？」三緘曰：「深入蠻邦，安得不泣？」復禮子曰：「無怪受此鞭笞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必如何而後可？」復禮子曰：「彼擊爾時，假作笑聲，則匈奴喜其能心悅誠服，弗加鞭楚矣。鞭楚弗加，不可再泣，如已釋後而復見泣痕，必謂爾心難以悅服，繩束手足棄於泥卡。卡初設者，或可能活，卡如久設，其中卡死鬼魂必逼人喉而尋其代。」

自茲已往，如欲安全，切毋以泣痕令匈奴見也。吾言若是，謹記勿忘。」言罷而出。

早起，匈奴來穴呼之，三緘假作笑聲以答。匈奴曰：「爾心服乎？」三緘不解所說，只是假笑不已。匈奴釋其繩索，多予蕎羹，仍命牧羊。三緘遍體痛疼，勉強前去。午後，匈奴遣人送羹，三緘對面而接。晚歸，匈奴以繩束股，倒弔穴外，持鞭擊之。三緘仍假笑聲以悅匈奴，俾彼停鞭，孰意匈奴鞭擊愈力，約擊數十而三緘斃焉。匈奴見其氣絕，拖入穴中。

紫霞知之，命復禮子入穴招魂歸體，飲以靈丹。三緘蘇而笑曰：「吾心悅服，祈免鞭笞。」復禮子曰：「爾已受鞭痛絕，吾特持藥以救爾者。」三緘聆其聲言，似是傳理，急睜目而視之，曰：「傳兄來乎？」復禮子曰：「吾又到茲矣。吾詢爾，今日受此鞭責，其殆泣痕復露，為匈奴見耶？」三緘曰：「未也。今日匈奴命人送羹，吾帶笑容，對面恭接，其人似乎不喜，怒目而去，不知何故，歸即受此鞭笞，忙依兄言假笑不止，殊愈笑而彼愈鞭打，假笑亦不靈焉。」復禮子曰：「送羹人男耶，女耶？」三緘曰：「匈奴國中男女何辨？」復禮子曰：「是國男女蔽體，均以羊氈，覆首皆用皮袋。女子所辨，只在兩耳墜圈耳。如以女子送羹食人，不必接之，隨彼放地，放後而食。」

食已，仍以送羹之器安置舊處。食羹者背轉而立，彼始持歸，不然則以爾為侮，歸告乃父，斷然加鞭。爾如悲啼，此女不忍，必呼父釋。爾如假笑，彼以爾侮出自歡心，加鞭愈勤。由此觀之，今日送羹食爾者，定匈奴女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是，則難就將矣。」復禮子曰：「身至是地，不得不然，爾宜忍耐處之，不久自離苦海。」三緘聞言而泣。泣已，手牽復禮子之衣，苦求導出此境。復禮子誑之曰：「爾且釋手，吾自導之。」三緘恐其誑已，緊緊牽著彼衣。復禮子仙法略施，脫身而去。三緘尚牽己身羊氈，號啕大哭，不知天已曉矣。

匈奴來穴，聞其哭聲怒甚，拋入泥卡，漸墜漸下，方墜到底，四面木槓齊落，將身卡定，呻吟不絕於口。正無可如何時，忽聞暗中有人詢曰：「爾疼耶？」應之曰：「然。」其人曰：「爾將四肢用力上掙，吾以石子墊高扛足，然後四肢放下，自爾輕鬆。」三緘果如所言，呻吟遂絕。其人笑曰：「爾身安寧，可謝先生。」三緘曰：「先生何人，施此恩德。」其人曰：「吾係卡死鬼也。若遇他人，則吾有所替，不踏爾槓，當逼爾喉，片刻之間，即歸黃壤。吾有爾代而吾出，爾又待其代爾者始離此卡矣。」三緘曰：「爾何不置吾死地，免受匈奴之羅織乎？」鬼曰：「上天後有大用於爾，吾何敢傲天律，而以爾為代耶？但吾既鬆爾卡，須於他日提攜一二可也。天將明矣，匈奴來取卡矣。」言此寂然。果不一時，匈奴至，勾開卡槓，以為三緘死已久焉，及扶之出，猶然活耳。匈奴異，養以蕎羹，養至旬餘，行動如昔，仍授竹杖，命之牧羊。

他日至一小山，是山崖弦盡厲荊棘遮繞，三緘見羊亂無伍，因以驅羊之杖轉右而截，遑步前去，竟墜崖下。約墜數刻，始落平地。三緘欲上，不知其徑，急順峭壁奔馳里許，又無路可通。計靡所施，只得坐於石臺，俟有來人，問其去路。殊俟至天色昏黑，人影絕無。三緘泣曰：「前受匈奴鞭擊，尚有土穴藏身，今日失足墜崖，渺無人行，此身必葬虎狼之腹。」言罷大哭，怨氣沖天。

上皇下旨，詔紫霞真人而詢之曰：「爾門徒虛無子脫化塵世，今在何地，造道何如？」紫霞奏曰：「三緘此時滿腹塵緣，尚為之洗滌未盡。」上皇曰：「怨氣何以繞及朕座乎？」紫霞曰：「今正使之艱難萬狀，俾彼窮而思返，斷絕塵緣，然後引入道中，斯心始堅定也。」上皇曰：「造道如是之難，無怪乎壁鏡臺前作惡者眾，聚仙臺畔成真者少。爾宜常常護及，毋使仙根墮落，枉彼修煉之功。」紫霞應詔而出，慧眼觀望，遙見三緘正坐石臺哭泣不已。

於是雲頭按下，化一老人，持杖偃偻，向石臺經過。三緘見之，起腰遮面揖曰：「敢問老丈，此山何名？」老人曰：「小陰山耳。」三緘曰：「吾欲上茲山頂，不知可有路徑否？」老人曰：「匈奴之國從小陰山跌斷，萬山峭壁，無路可登。爾欲登之，須繞向左行，直過蠻江，上虎嶺、雲嶺、霞嶺、黑嶺，轉下萬仞壑，由壑東偏，又過潯江，斜上玉嶺，玉嶺之尾與秦嶺相接，從秦嶺而上，方有路徑到小陰山焉。」三緘曰：「由此峭壁直出，又到何地？」老人曰：「左有犬戎，右有貊狄，皆蠻邦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吾求老人指引，歸吾中國，路向何之？」老人曰：「亦必出秦嶺，下南關焉。」三緘曰：「歸都別無去徑乎？」老人曰：「爾已深入蠻邦，萬山錯雜，不由此去，惟有展翅高飛。」言罷欲行，三緘牽衣求宿於其室。老人曰：「寒家乃小小石穴，安能容爾？」三緘曰：「即居穴外，吾亦願之。」老人曰：「天將晚矣，爾毋煩瑣，累我難行。」三緘釋手，暗尾其後，老人若為未見，轉過峭壁，倏忽不知所往。

三緘於此欲進不可，欲退不能，正躊躇間，忽見前面燈光遙射。三緘暗思：「此必老人所居石穴，然林深山聳，途黑如漆，何能前進？」以手拭地，得一樹幹，喜無枝葉，執於手內，能試行路高下，直向前趨。行甫數武，樹幹墜地，遍拭俱無。

三緘無可如何，匍匐蛇行，歷盡難辛，始到燈光之處。近而細視，乃一招提，殿內燈光燦爛，如同白晝。仰觀臺上坐一老道，雙眸緊閉，似悟道然。三緘入跪於臺下，哀祈度脫。跪已久矣，老道始開眸，詢曰：「下跪何人，所求何事？」三緘曰：「弟子俗號三緘，特求道長指引入道之方耳。」老道曰：「爾乃功名中人，求爾功名足矣，何問乎道？」三緘曰：「弟子已知功名富貴皆屬空花，一切世情淡如白水，祈道長垂憫，渡吾出茲苦海，自此永不以塵心在抱矣。」老道曰：「爾果真哀求道乎？」三緘曰：

「然。」老道曰：「如是，且入後廂，役任汲水，如弗懈乃職，塵心不動，再為示指。」三緘於萬死一生之際，得此提攜，遂樂任汲水之勞，以求安身於此。

且說鄔、杜二公自南關歸都，緩運征車，曉行夜宿，將近半載，已到都中，歸得家庭，父子妻兒悲喜交集，僚友往來看顧，各辦筵席為之洗塵，或問遼陽風俗若何，或問歷此路途幾許，言到入關苦況，無不駭然。整整盤桓一月有餘，酬酢始畢。

一日，杜公府中獨坐，猛然思及三緘所囑：「吾已歸都享此安閒，諒彼身在秦嶺，雲影望斷，度日如年矣。趁今閒暇，去晤梁某，看作何若，且為彼父母通一消息，免使蓬蓬白髮朝日倚閭盼望，淚盈襟帶焉。」遂駕巾車，訪及梁公子府門。

傳帖入內，公子見帖，不知杜公過舍胡為，諒當日與父同寅，罪滿歸都，來此一晤，然吾尚未拜謁，彼竟車駕先來，面顏大有不便矣，即整衣冠，接於滴水簷前。杜公入府行禮畢，公子曰：「年伯遠道言旋，姪已決定明日踵府問候，為公洗塵，不料年伯先臨，姪殊抱愧。」杜公曰：「賢姪身當大任，得暇日少，吾亦知之。吾今日踵府者，一則與老夫人請安，二則賀公子再升官品，三則為三緘之事而來也。」公子聞「三緘」二字，驚詢杜公曰：「三緘而今在於何地？」杜公曰：「爾可請出彼之父母，吾一一告之。」公子忙入內室，請三緘父母出。

杜公見而拜曰：「爾子三緘充配遼陽地界，甫脫役難，又被強暴毆死，銀錢盡失。幸而神天默佑，得以復生，然囊底空空，衣不蔽體，未抵秦嶺，疾生意外，束手待斃於泥塗。吾偶遇之，扶歸山亭，將疾養好，俟至異日罪滿同歸。不意鄔公府中與吾調停，吾竟宥罪先返。臨行之際，所餘蕎粉並及羊氈，吾與鄔公一概相予。三緘牽衣在道，依依不捨，囑咐吾歸務到梁某家告及父母，兼求梁公子急與周旋，使彼宥罪早歸，得以侍奉高年，感恩不淺。」

三緘父母聞之大哭，向杜公拜曰：「承活兒命之德，又予衣食之恩，倘得蠹子歸來，定當銜環以報。」言罷，雙老跪於梁公子前，祈籌宥罪之策。公子與杜公見此情形，各皆灑淚而扶之起曰：「封翁封母，不必悲泣，吾等自然急為調停，如有罪文下，著一老實家僕，迎郎君早早返旆，以慰封翁封母之心。」二老聞言，又復下拜大哭而入。

梁公子遂設筵席，與杜公洗塵。飲至數巡，低聲向杜公曰：「姪詢年伯罪尚未滿，如何赦之？」杜公曰：「求之當道，自易易耳。」公子曰：「餘宰輔可以托乎？」杜公曰：「吾聞三緘罪款出自上衣，宰輔與之可相得否？」公子曰：「才結姻好，甚相契焉。」杜公曰：「如是爾求宰輔親到上衣府中，與彼說明，其事更妥。」公子曰：「亦仗年伯暗裡襄助。」杜公曰：「得罪之人，不便常會官宰，此事全賴公子速速作好。須知雲山萬里，遠客望而生傷也。」公子頷之。飲罷酒肴，杜公辭去。

公子送出府外，剛轉身來，二老又跪於其前，祈急籌量，以宥子罪。公子不忍，遂入宰輔衙內，與宰輔言之。宰輔曰：「三緘罪加上衣，必與商而後可。」公子曰：「急祈姑丈去乞此情，如能有也，三緘之幸；如不能宥，又看姑丈如何設法焉。」宰輔曰：「爾暫候此，待吾即去試與之言。」去不逾時，宰輔歸語公子曰：「可賀，可賀，上衣已允矣。」公子喜，即請宰輔行文。宰輔命一書吏將文書好，公子攜歸，交與三緘父母。二老喜出望外，當命家人恒恩整飭行裝，望遼陽大道進發。